

從豪傑到裁縫：

# 奇人修廣翰 (二)

吳 崇 蘭

## 友情王國第二部

### 販馬生涯陰差陽錯

民國二十一年舊曆五月初二，修廣翰收到他父親的信，說是過了五月節，就要遠去洮南販馬，希望他能在五月節請假回家歡聚幾天。修廣翰接到父親的信，心想，學校已爲滿州國的學校，教着也不帶勁。不如趁此機會請假回家，和要出遠門的父親聚聚。他便拿着父親的信，和校長孫爾昌商量。孫爾昌的哥哥孫其昌，在張作霖時代是吉林省的財政廳長，僑滿州國時，他又爲財務大臣，孫爾昌的校長，也是得力於他的哥哥。當時孫爾昌很爽快的答應了，只是囑咐修廣翰要早早回校。當時修廣翰回答：「一個禮拜就可以了。」

假請好了，五月初四起早即動身回家，五月初五，在家裏過了一個快樂的端午節，到了初六日，心裏就有一種非離家回校不可的感覺。他就告訴他父親。他父親說道：「你不是請了一禮拜假嗎？爲什麼忽然要提早回去？家裏的驢馬去放

上山去了，你用什麼代步呢？」

「我可以徒步走。」修廣翰堅決地說。

「那就叫二哥送你一程。」修廣翰的父親說。

修廣翰的大哥吉祥，於十五歲時腦充血去世，還有一個妹妹，也因肺病而死。現在僅存修廣翰與他二哥修廣玉兄弟兩人，他父親又指着後院的一匹驢道：「騎這驢去吧！」

家中只有一匹驢。修廣翰就將他的行李放在驢背上，自己和二哥牽着驢子徒步走。他們都是莊稼人，倒是不怕走路。只是走路很慢，要走到千金寨（撫順車站），就得下午才能抵達。幸好於途中遇見大伯的兒子騎驢回家。他們就叫大伯的兒子走回去，把驢借給他們騎。於是他們一人騎一匹驢子，很快就到了車站。這時，正好有車開出，修廣翰立即提了行李上車。他原來的意思是從千金寨搭車到渾河，再轉車至遼陽，然後回學校。可是上了車，心裏又不免有些懊悔起來，覺得假期還沒有滿，何必急急回校？所以他在渾河站沒有轉車。一直原車到了瀋陽車站。下車後

即去搭電車赴西塔，至他原來任教的第九小學去玩。誰知時間不湊巧，去西塔的電車已開走了。

他只好回瀋陽車站枯坐，等下一班電車。這時喇叭擴音機中傳出長春開來的車到站了。他就在車站上站着看那些下車的旅客，忽然看到昔日師專的同學許興華提着一個包下車來了。他一看到修廣翰，非常詫異：

「你怎麼知道我搭這班車？」

修廣翰就把自己的心事說給他聽。

許興華和遼寧師專的校長林耀山是表兄弟，林耀山介紹他到奉天第二師範（在鳳凰城）做教員。後因鄧鐵梅所率領的游擊隊時常打進去，不很安全，就叫他不要去了。另介紹他到第一工科去教書。修廣翰聽說鳳凰城奉天第二師範有缺，不覺靜極思動起來。

「你介紹我去第二師範罷！」他說：

「好啊！」許興華說。於是他們就一起去見

林耀山。

「你去看看，如果日子不平靜，還是回到原

來的學校去。」林耀山說。

人生的際遇，常因那一念之轉，毫厘之失，使命運有十萬八千里之差別。修廣翰也因了這一次



修廣翰(左)和前遼寧師專校長現任國大代表林耀山(右)在台北歡晤時留影。

的陰差陽錯，湊巧機緣，開始了人間的苦難歷劫。

### 留日歸來參加革命

第二師範的校長張學曾，見到林耀山介紹來的修廣翰，十分高興，修廣翰在該校教了兩個禮拜的課，也深受學生的歡迎。他就把遼陽高中的教職辭去。留在遼陽高中的行李，拜托介紹他去遼陽高中教書的吳玉忱爲他收拾寄過來。

修廣翰在師專讀書的時候，曾經教務長梅公任(佛光)介紹，參加中國國民黨，他身爲國民黨黨員，却一直沒有表現工作的機會。到了第二師範，恰巧校長張學曾也是國民黨同志。他告訴修廣翰說：

「我們這裏有一個組織叫救國會，參加救國會的人，每個月都捐一點錢，幫助游擊司令鄧鐵梅。你既是國民黨黨員，一定也願意參加。」

修廣翰聽了，覺得這是義不容辭的事情。立即參加，如此長期捐款接濟，自民國二十一年起，到二十三年，從未中斷。

民國二十三年，滿州國康德元年，修廣翰被選拔前往去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進修。一年後回來時，遼寧省已改爲三個省，即遼寧、安東、錦州。因爲鳳城省立第二師範改爲安東省立鳳城師範，通化省立第六師範改爲安東省立通化師範。他被分發到通化師範教書。校長馬驥北，原是遼陽高中的同事。舊雨新聚，相得甚歡。

馬驥北亦爲國民黨黨員。他詢及救國會組織之事，知道修廣翰亦爲會員之一。並且繳納會費已有多年。於是他告訴修廣翰，教育廳長孫文敷

，亦爲會員，現在救國會的會費，分兩處繳納。一供鄧鐵梅，一供王鳳閣。都爲游擊隊。至是，修廣翰在通化師範一面教書，一面繼續將教書的薪入接濟游擊隊。盡他那一份愛國忠心。

### 救國會案株連甚廣

救國會會員秘密捐款，接濟反滿抗日游擊隊一事被揭發，是在民國二十五年，僞滿康德三年的八月間，首先在桓仁縣爆發。

桓仁縣有一個富戶，姓蓋，名鴻舟，他與僞滿的內政局邱局長認識。僞滿時代沒有教育局，只有教育科，教育科直屬內政局，這位邱局長也是救國會的會員之一，他曾經爲救國會向蓋鴻舟募捐過錢。所以蓋鴻舟對救國會亦有所聞。當時桓仁縣的農會要選會長，蓋鴻舟就想去競選。但蓋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，邱局長婉勸他不要出來競選，蓋因此懷恨在心。就到日本憲兵隊去告密。日本憲兵隊按圖索驥，搜得捐款名冊，即照冊逮捕反滿抗日愛國志士歸案，用重刑問取口供，於是由桓仁擴大到安東、鳳城、莊河、岫巖、寬甸、通化，……數月之間，由教育廳長孫文敷，救國會會長秦有德，牽連到數百人之衆。計當場受酷刑死亡的有五十三人。判死刑的有四十六人，判徒刑的八十三人，餘均爲緩刑。這就是安東事件。

通化師範校長馬驥北既爲救國會會員，於十月間首先撤職被捕。校長由修儒接任。佈告貼出，未及二時，圈了紅圈的名字，就一個一個在佈告欄出現。上了紅榜的人，立即爲日本憲兵隊抓

去。倭儒發表為校長，席尚未暖，已被抓到憲兵隊去了。三天之後，教務長齊榮祥亦被捕。又四天，國文教員李翰藻被捕，繼之，國文教員何錫光、歷史教員田文耀、數學教員藍兆環於一月之間相繼被捕。此時，通化師範的教職員，處在這狂風暴雨，翻江倒海的浪濤中，簡直是風聲鶴唳，人人自危。但是在日本暴力的壓迫下，既無處可逃，也無法可躲。只能強自鎮定，照常工作。當時學校四周，都有日本憲兵把守，進出都要用日本發給的良民證。

修廣翰那時已經成家，大兒子修正本剛七歲，大女兒修正言只三歲，妻修趙中園已有身孕，再半月即將臨盆。他自知不免，只希望太太早日將孩子生下，然後帶着孩子回家。這年的陰曆九月十四日，他太太生了一個女孩修正容。女孩出生後五十三天，陽曆十二月二十日他即被捕。

### 日本憲兵捕修廣翰

被捕的前一天早晨下大雪。天氣酷寒，氣溫在零度下四十度。天寒地凍，雪深三、四尺。修廣翰照常去學校上課。進入學校，遇見關致福老師，他便問他：

「昨晚有人進去沒有？」這句話，幾乎是每天必問的。在人人自危的日子中，大家關心着別人的安危。被抓進憲兵隊的人，多半是有去無回。

「昨天晚上沒有。」關致福回答。他是單身，住在學校裏，學校裏有什麼事發生，他都會知道的。他為昨晚的平安感到欣慰。

「等着吧！他們會繼續來的……」  
修廣翰的話還沒有說完，日本憲兵隊的憲兵平野來了。平野的中國話說得很好，他看到修廣翰，說道：

「你就是修廣翰？請你到憲兵隊談幾句話就回來。」

「我知道，去了的人就不會回來。」修廣翰的心一沉，朗聲地說道。此時正好校工王喜春走了。王喜春平日間和修廣翰很談得來，他看到日本憲兵來抓修廣翰，心裏很着急。修廣翰看到王喜春，便對平野說道：

「平野先生，請你等一等，我要交代我家裏幾句話。」

然後他對王喜春道：「王喜春，你去告訴我太太，我被日本憲兵隊抓去了，不會回來的了。叫她帶着孩子回我家裏去。」

說完，他就被平野押着走了。王喜春在後面放聲大哭：

「修老師，你是好人，你不能死呀……」  
修廣翰就在這凄切的喚叫聲中踏着積雪走了。他自知必死，心也就橫了。反而覺得坦坦蕩蕩，無所牽掛。

通化師範就在通化的南城門外。城門裏的第一家，即是憲兵隊。修廣翰一進憲兵隊，他們就要他寫自傳：從姓名、籍貫、年齡、學歷、經歷到出身，統通要詳細坦白。他的自傳還沒有寫好，學校的同事關致福、孫雲蘭全被抓進來了。這一天，被抓到日本憲兵隊的愛國志士計二十六名，其中有六名是女的，從早晨到下午三點鐘，大

家都沒有進食。日本憲兵將他們像牛羊一樣，趕在冰凍落雪的院子裏等候過堂，大家又餓又冷。

### 殺狗示威雪地施刑

三點鐘過後，日本憲兵隊長來了。他神氣活現的用手指着他們說道：

「你們知道你們犯了什麼罪？你們好大的胆子！竟敢反抗抗日！你們罪該萬死！我告訴你們，這地方是憲兵隊，就是專門殺你們的地方。」

這時，正好有一隻狗跑到院子裏來，那個跋扈的憲兵隊長，爲了顯他的威風，拿起掛在腰上的槍，砰的一聲，就把那隻狗打死了。潔白的雪，立刻染上了鮮紅的血。

「你們看看，這地方，狗來了都不能活着出去，更何況人？你們趕快坦白招供，還可以少受些罪，否則有得罪受！」

二十六個人都沉默着。

一隊憲兵過來將院子裏的雪鏟成六大堆，然後一個憲兵走過來將修廣翰的領帶一把拉往用力一拉，將修廣翰摔倒在雪地兩丈遠，摔得他頭昏腦脹，爬都爬不起來。又叫他把衣服脫光，左右開弓打了他好幾個耳光，推着 he 靠牆站着：

「讓你見識見識怎樣受刑。」

然後叫其他的人也把衣服脫光，女人也不例外，用雪一鏟鏟向他們身上堆，大家凍得死去活來，又把一個個拖到屋裏，命令穿衣送監房。

監房只有八尺寬闊，監房的門也只有三尺高，進出都要弓着腰爬，通化師範的校長、老師，都關在這間監房裏。修廣翰在監房裏又遇見一位

同宗修祿是女師校長。這一間小小的監房，住了十來個人，睡覺的地方都沒有。只能半躺半坐。屋角有一個四方洞，大小便就在此處，那些大小便凍得臭氣薰天，吃飯也就在裏邊吃，飯都是由自己家裏人送，家中沒有送飯來，就餓肚子。

### 赤身灌涼水施烙刑

入監的第二日，修廣翰即被趕到前面院子裏，過堂的時候，即在冰天雪地的院子裏，將上身剝得精光，綁在板凳上灌涼水。監中的老囚犯，早就給了他忠告：如果灌涼水，只能張嘴由他灌，如此一、兩分鐘就會昏迷沒有知覺。如受不了閉嘴拒灌，水由鼻子中進去，就會肺出血，大受損傷。修廣翰聽了這忠告，只好張嘴猛喝涼水，喝到昏死過去，就有一個憲兵在他肚子上猛踏，喝進去的水就由鼻子嘴中沖出。等到他幽幽醒來，又來第二次的灌涼水刑罰。如此周而復始，不知昏死過多少次，等到憲兵命令他起來的時候，他的棉袴已經冰凍在板凳上。那個日本憲兵就用武士刀去割，離開板凳，他的棉袴後面已經開了窗子。他們將他拖進房子裏，又開始另一種烙刑。他們將他的十指包上棉花，蘸上汽油，把兩手綁在柱子上，脫光身子，然后在棉花上點火，火一點燃，十指痛入心肺，痛得冒汗。只幾秒鐘，人即昏死過去。他們見他昏死過去，就用一根竹棒，猛抽他的肩膀，直到他醒來。

修廣翰受刑回到監房時，從內到外，一身創傷，而他的十根手指，腫得不能動彈。十個指甲，個個流血脫離，痛徹心肺，十指腫得全變了形

，不能伸屈動彈，吃飯也只能像狗一樣，用嘴來舔食。尤其是右手的食指，在受刑火燒之後，又被猛抽的竹棒打着。筋骨受傷，再也不能康復，成了傷殘。在後來出獄的日子裏，雖經兩次動手術開刀，在十指中，仍是畸形中的畸形。

他在日本憲兵隊裏關了八天，每天都受着殘酷的刑罰。西安事變，發生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即是在修廣翰進入監獄的前八天，但因為交通不便，消息遲緩，他進入監獄時仍不知道，直到過堂的時候，憲兵隊指着「盛京時報」說：蔣總裁已經被張學良刺死了，你們還想做什麼？還不安安份份做良民！真是該死……當時大家聽了這消息，心情都十分沉重。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即進日本憲兵隊監獄的第八天，早晨三點鐘的時候，天還是漆黑的。監房的門被打開，日本憲兵吆喝着叫大家出來，在走廊裏站成兩行縱隊，天寒風緊，衣單人瘦，大家都凍得索索發抖，心裏都想着大概要把他們解赴刑場槍斃。在這人命不如豬狗，生不如死的日子中，除了聽天由命，還能怎樣？他們排成兩行縱隊後，日本憲兵即用手鐐及腳鐐將並排兩人的左右腳及左右手鐐在一起，大概四點鐘的光景，大家被吆喝到院子裏去，那裏已有十幾輛大卡車停在那兒，旁邊守着上了刺刀的日本兵。他們一行三十多人，原來有六位女的已被放出去，所以三十多人全是男的，就像趕鴨子似的趕上了兩輛裝煤的卡車。他們一個挨一個並排地坐在車上，然後日本憲兵以一塊大油布覆在他們頭上，又用繩子將油布綁繞在車上。車上的人爲了要一點透氣的空隙，只得用力

將繩子頂住。就這樣，日本憲兵還不肯罷休，又將一些鐵錘，鐵錘等掘土工具，兵兵兵的全丟在他們頭頂着的油布上，把他們的頭打得七葦八素，痛澈欲裂。再之後，又上來六、七個日本兵，坐在繩子上，換句話說，也就是坐在他們的頭上。他們悶在油布篷裏，氣都出不了，還要負荷着那壓在頭上的重物，他們那受刑重創的身體，真是支持不了。而他們居然撐過去了。人在絕處所產生的潛力，真是不可思議。

### 兩輛囚車押赴瀋陽

當時大家的心裏都想着他們即將遭遇活埋的慘劇。在日本人的眼中，人命不值一顆子彈。爲了節省那顆子彈，他們將被集體活埋。後來才知道他們因爲天下大雪，怕路上開不動，須用鐵和錘來敲冰鑿雪。

開出的卡車一共六輛。兩輛囚車夾在中間。前後各兩輛裝載的全是荷槍的日本兵。車子開行了四個小時，就到了柳河縣城，日本兵都下車去吃飯，三十多個囚犯卻坐在車中不能行動，又餓又冷又累又疲，大小便也不能自由。有幾個開肚子的，大便也只能拉在褲子裏，小便因爲天太冷，拉在褲子裏，褲子濕了無法保暖，後來想了一個辦法，把鞋子脫下來，便在鞋子裏，再從油布隙中倒出去。在柳河縣城停車的時候，街上的人，看到他們的車呼呼冒氣，油布上凝着白霜，有人說：這大概是載的豬吧！豬嗎？其實他們活着的日子連豬都不如。

到了下午四點鐘，車行到了山城鎮，山城鎮

離瀋陽有兩百多里，張學良修的直達吉林的奉吉路的支線奉海路（奉天到海龍）經過此處，車子一到山城鎮，日本兵就叫他們下車，車子一共開了八小時，走了兩百四十華里，經過了六個大嶺，他們蟄伏在車中，連動彈都不能，腿腳全麻木了，日本兵卻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將他們像卸貨似的，從車上推出來。他們拍塔拍塔的跌躺在地上，半天不能動彈，慢慢的才爬起來，兩個人兩個人一起，日本兵規定他們散步活動。

與修廣翰銬在一起的人名叫姜勤，是通化縣立中學的教師，他們本來是不相識的，由於兩人的左右手左右腳銬在一起，才通名道姓認識了。五點鐘時，日本兵將他們趕到山城車站。到了車站，日本兵不准他們站着，也不准他們坐着，卻命令他們跪在車站的地上。不依照命令跪下的人，他們就用皮靴踢膝蓋。五點十分，火車開來，他們特別掛了一輛空車，大家上車坐下，一人發一個飯盒，餓了一天，折騰了一天，至此才算有一頓飯吃。此時大小便也可以報告看守的人，由看守的人解開手銬腳鍊，分頭監視兩人，然後去大小便。總算輕鬆多了。

晚上九點多鐘，車子就到了瀋陽。有巴士到車站來接，來接的都是中國人，原來是把他們送到滿洲國的陸軍監獄去。因為他們都是滿洲國人，他們是反滿抗日的叛徒，所以就交給滿洲國來審判。

瀋陽有八個門。即大南門、小南門、大東門、小東門、大西門、小西門、大北門、小北門。陸軍監獄就在大南門內。進到陸軍監獄，就有人

來一個一個點名。兩人手脚銬在一起的，名字即在一起。修廣翰和姜勤被叫到時，兩人就一起過去，他們將修和姜的手銬腳鍊打開，另釘腳鍊，這腳鍊是用帽釘釘上去的，是死鍊，不能打開的。修廣翰年輕時長得十分精壯，腿很粗，那腳鍊嫌小了，他們就找了一個大鍊給他釘上。因此別人戴的都是五斤重的鍊，他的卻有七斤半重。五斤重的鍊，兩鍊之間有五個小環，他的則是三個大環，環重而短，走路很不方便。這鍊終年終日戴着，行動既不方便，日久亦能中毒。獄中有許多人即因中鍊毒而兩腳發黑，然後蔓延全身而死，修廣翰亦幾乎為這雙料的腳鍊死去。

### 監房鍊銬非人生活

修廣翰和姜勤同分在一個監房。監房有八平方尺見方。前面兩尺寬的地方為活動之處，後面六尺寬的地方釘了一個離地半尺高的板舖，算是睡覺的地方，一面是用大圓木釘成，前面開一離地三尺高的門。進出都要跪在地上爬行。門的上面隔斷一根木頭，做成一個小四方形的洞，以便獄吏監視犯人的行動。門外是四尺寬的走廊，對面又是相同的監房，當值的看守獄吏即在走廊上走動監視。修廣翰與姜勤住的是第一監三號監房，他們進去時，裏面已經住了六個人。加上他們兩人，就是八個人，晚上睡覺就得一個一個側着身子緊貼着睡。如要翻身，就得一致行動，必須大家一起站起來，再轉過身爬下去睡，大家既無枕頭，也無棉被，和衣而眠，屋角上有一個木桶，上面有一蓋子，這個木桶，可以小便，但不准

大便。大便呢，一天有兩次放茅的時間：一次是早晨點過名，在吃早飯以前，八點不到，是放茅大小便的時間。一次在下午四點過，五點以前放茅。那兩個時間，大家像趕羊似的被趕到外邊去放茅。人多廁所少，時間又被限制着，真是苦不堪言，過了放茅的時間，若是想要大便，那就不得不去小便，將大便沖散，臭氣薰天，刺鼻難聞，同監的難友固然可以諒解，走廊的看守卻攔不住。所以在監房裏是絕對禁止大便的。如果新來的犯人還沒有養成習慣，或受涼鬧肚子，在過了放茅的時間要大便，就得向看守「求茅」：在小窗洞口喊「求茅」若是看守心情好，答應了，許你去號桶大便，第二天你就得把號桶洗得乾乾淨淨。若他不高興，他就不許，那就不得了啦！挨罵、挨打，還得受煎熬，而這種事，熬是熬不住的。

修廣翰他們第一天進監房，又累又倦，倒頭就睡，一夜平安無事。但第二天起來，放茅的時間卻便不出來。腳鍊又不能走路，鍊很重，得用手拉着中間的環走。而修廣翰的環子很短，所以他走路只能彎着身子走。他看到那些資格老一點的囚犯，都用一根繩子繫着腳鍊中間的環，再將繩子繫在腰上，走路時，用手提着繩子，如此分擔一部分腳鍊的重量，走路輕鬆多了。但他到那裏去找繩子呢？身上連褲帶都搜去了。最後他只好犧牲他身上穿的一件西裝背心。他把背心脫下來，用手撕成條，又把它搓成繩，作為吊腳鍊環子之用，另外留了一小塊布，作為大便後擦屁股

之用。因為監獄不發手紙。擦過之後，就放在衣袋裏，等到乾了，再搓乾淨。如此一再使用，這就解決了一項大問題。

監房的規矩，白天在監中每人面牆而坐，不能交談。除吃飯和小便，可以到那二尺寬的小空間外，其他時間都在那木板上。晚上有求茅的，在號桶大便了，看守嫌臭，將走廊的大門打開，冷風便灌進來。他們睡在板鋪上，頭裏腳外，既無棉被，又無厚衣，凍得墮指裂膚，冷入骨髓。

### 求茅慘狀駭人聽聞

關於求茅的事，第二天夜晚，修廣翰的同伴姜勤就來了麻煩。晚上約九點過，他就要大便了。輪值的監獄看守姓馬，大家叫他馬班長，姜勤求茅，到窗口喊班長，那馬班長吼道：

「幹什麼三更半夜不睡覺？找人麻煩？」

「我要求茅。」姜勤低聲下氣的說道。

「混蛋！放茅時不放茅，現在要來求茅，你簡直是故意搗蛋。」他說完，就用爐鉤子從小洞伸進來向他當胸一推，姜勤因為腳上有錄，經不住那一推，就跌倒了。接着那馬班長又說道：「睡覺去！」

姜勤只好跑回來睡，睡，怎能睡得着？

「怎麼辦？我得再求，我實在憋不住。」他對修廣翰低低說：

「你去跪着求他吧！」修廣翰也低低的說。

獄吏的惡毒，比鬼魔更為惡毒。姜勤再度去小洞口喊班長，等到馬班長走過來，他說：「班長，我跟你下跪，請你允許我的求茅，我實在受

不了啦！要是等到天亮，我就得斃死了。」

「受不了也得受。斃死活該！」馬班長又用鐵鉤子推他，他只好又跌跌爬爬的回來。他躺在板鋪上強忍着，忍，這種事怎能忍？他躺着，全身顫抖，汗出如漿，哼着叫着，就像女人生孩子那樣痛苦。

「你再起來去求吧！這樣哼哼唧唧，你不能睡覺，別人也不能睡。」修廣翰說。

於是姜勤又去跪着求，最後這位作威作福的馬班長才答應：

「你就放在桶吧！這是第一次，下不為例。明天你得洗桶。」

姜勤得到他的允許，才敢在桶中大便。那刺鼻的臭氣，一夜薰到天亮。第二天，他就去洗桶。總算度過了難關。誰知第二天晚上，到了同樣的時間，他又要大便秘了，修廣翰叫他去求茅，他說：「我寧死也不求了。」前一晚，他爲了求茅，下跪哀求，全身被鐵鉤子打的傷痕還未消去，到處都是青紫。實在可憐。

「你不求也不行啊！到天亮還有九個多鐘頭，怎能熬得過？」

「我絕對不求。」姜勤堅持着。他忍着，憋着，……全身又開始冒汗。顫抖，最後眼睛也模糊了。哼哼唧唧到十一點鐘，他說道：「修廣翰，我現在不行了，眼睛已看不清東西了。恐怕是不能活了，你若將來能出去，請告訴我的家裏，說我是怎樣死的……」

「唉！姜勤，若能死，倒是好事。就怕死不了，這活罪難受，我看着你這樣，我也不好受。」

我勸你還是去求一下吧！」

姜勤聽了修廣翰的話，又去小洞口求馬班長開恩。馬班長一見是他，罵道：

「好小子，又是你啊！」不由分說，就用鐵鉤子伸進來狠狠的鞭打了二、三十分鐘，姜勤只好回到木板鋪上，說道：「這回我再不求了。我寧願斃死，不願給他這樣打死。」

他勉強忍着，熬着，到了十二點鐘，簡直是度秒如年，難受到了極點。

「你就拉在褲子上吧！」修廣翰爲他出主意。

「這怎麼成？就這一百零一套衣服，拉在褲子裏，明天怎麼辦？」

姜勤的話也說得是。修廣翰看着，心裏也爲他難過，最後，他就下了決心，他對姜勤道：「姜勤，我們兩人原來本不相識，只因為同鑄一個手鐐，同鑄一個腳錄，我們才認識，也算是有緣的人。這樣吧！我在小窗口看着，馬班長走過去時，你就立刻在便桶便。」

「便了明天怎麼辦呢？」

「我知道你挨打挨怕了。明天我就說是我便的。」血氣方剛，熱情如火，二十六歲的修廣翰，決定代友受罪了。

「不行啊！他要打你的呀！」

「不要緊，你已經挨過兩次打了，你已經挺不住，我還沒有挨過打，應該能挺得住的。」

### 救助難友代人受罰

姜勤實在憋不住了，也就只好聽着修廣翰的



話這麼做了。回到板舖上，他感激涕零的說道：「修廣翰，你這麼義氣，我感激你一輩子。可是明天這頓打你怎麼受得了啊？」

「這有什麼？我們在日本憲兵隊這麼受刑，也過來了。一頓打算什麼？別放在心上。老實說，這日子活受罪，有什麼意思，打死了更好。」

「唉！你心真好，我若不死，我會一輩子記住你。」

「不要說這些了，睡覺吧！」……

那時就有人起來小便，臭氣就洶出來了。走廊上的馬班長立刻就知道了。只是幾十個號房，一時也不知道是哪一個號房，就拿一根五尺長的大棍子，在木柵上打，一面大呼小叫：「那一個房間，胆子這麼大，敢在屋子裏放茅？簡直跟我搗蛋。」……他因臭氣薰人，不開門不能使臭氣出去，開門當風，氣得直跳腳。「明天早起，我要查馬桶。查出來，我要把他打死……」

姜勳聽着馬班長發脾氣，嚇得索索發抖。

「睡，不管他，先好好的睡。我說我承認是我放的，我一定做到，決不會食言。」修廣翰不住安慰姜勳。

次日一早，看守馬班長就在吼叫：「昨晚有人偷着放茅，太可惡了。我現在早點名以後，大家開門，茅桶拿到外面，在倒入大桶拾走以前，要查看，找出那個混蛋來。」原來這隻號桶，每天由每個監房的囚犯，輪流端出去。先跪地將桶推出，再倒入輪值犯人抬着的醬油桶去，然後抬出去倒入廁所。今日馬班長改變方法，不許犯人出來，要他們先把號桶拿出查看。修廣翰住的監

房裏，除姜勳外，還有六個犯人，他們都知道：「我們現在應該去報告了。假使不報告，以後每個人都得打。我們號房裏出了問題，我們不去報告，不行的啊！」修廣翰聽他們這樣說，他那顆俠義的心就火了，就說道：「我是打的反滿抗日的官司，我死都不怕。這茅是我放的，我一會兒去領罪，與你們沒有關係，你們報告幹什麼？」

「你肯這麼充好漢，很好啊！你能挺得住那毒打更好。」同房的見他光火，也禁不住反唇相譏。

「我當然挺得住毒打。」修廣翰也不示弱。

### 一 泡屎的生死恩德

這時，一號、二號的監房都檢查過了。到了三號監房，輪到三號監房時，修廣翰先就跪在那矮門前。等到門一打開，他就準備出去。馬班長見到他探腦袋要出去，就用腳將木門踢過來，碰的一聲，人從跪着的地方，飛到了木板桶上，幾乎把他碰得腦袋開花。一剎那天昏地暗，眼冒金花。他強忍着肉體的痛苦，鼓着餘勇，靠着牆，高聲喊道：「我有事要報告。」

「你這小子，真要搗亂啊！滾出來。」

於是修廣翰跌跌撞撞衝到門那邊跪着爬出來了。

「你有什麼事？」

「報告馬班長，昨晚的茅是我放的。」

「他媽的，這小子，好兔崽子！簡直搗亂。」……馬班長一面口出粗話，一面舉起那根五

尺長的粗棒子，對着修廣翰的肩膀打來，只聽「拍」的一下，就把修廣翰打得倒在地上。痛得他有如骨折肉碎。他在地上略縮了一下，又鼓勇爬起來說道：

「報告馬班長，我是第一次犯，請原諒。我們才來不久，還不習慣，又鬧肚子，請你開恩饒我這一次，下次再不敢了。」

這位馬班長看他說了這許多求饒的話，威風也扯足了，說道：

「你這小子還不錯，不等我逐號檢查聞馬桶的臭味，就坦白出來，我就放你一馬。趕快去倒馬桶，將它洗乾淨。」

修廣翰見他沒有再打他，心裏非常感激。連忙去倒馬桶，又將它洗淨拿回來：

「馬班長，你是否要檢查一下？」

「不要了，你這小子倒還很勇敢。」

修廣翰趕緊回到號房。他一進去，姜勳就跪在木板上向他叩頭。一面掉着眼淚。修廣翰卻瀟灑灑的說道：

「這是何苦來？事情已經過去了。我也沒有受太多苦。請別放在心上。」

姜勳後來被判五年緩刑，放出來了。等到抗戰勝利，他特別從通化趕到瀋陽去看修廣翰。他對修太太說：「我感激修先生一輩子，就是那一泡屎，他救了我的命。」

### 八個人喝兩碗稀飯

在監獄裏，一天有兩頓稀飯喝。但量很少。像修廣翰住的監房，一共有八個人，每頓只有兩

碗稀飯。他們把這一碗稀飯倒在桶裏，沖上水，用勺子搗攪，就搗攪中將稀飯一碗碗倒出來，可以倒十六碗。這樣稀稀的米水湯，一人喝兩碗，就算吃了一頓飯了。這種長時的半飢餓，使得人頭昏乏力，舉步維艱。而修廣翰和他的同伴們就在這種狀態下餓了三十多天。他算深深嘗受到了飢餓的滋味！他常常想，就像馬戲團在耍馬戲前決不讓獅子吃飽一樣。飢餓才能使牠乖乖的聽從指揮，要飽了就不行了。

爲了怕犯人鬧事，監獄裏所採用的辦法，也是饑餓政策。

沒有經歷過那樣生活的人，誰能夠了解飢餓的滋味呢？一個人，兩天不吃，不算什麼了了不起。因爲不吃不喝，最多七天，就昏過去沒有了知覺，什麼都不知道了。就怕喝那麼一點，死不了，昏不過去，那活罪，真是一言難盡。那時候，監獄外邊就是大街，街上常有喊賣燒餅饅頭的。喊聲歷歷可聞。每當外邊那麼一聲喊，就提起這些犯人胃中的飢餓之火，胃就像有隻手把它從心口上拉出來那麼痛，每個人都咬着牙，搗着胃，忍受着痛苦。

說起來，修廣翰之能活着離開那監獄，可以說全靠他有一技之長救了他的命。修廣翰喜歡打毛線。平日在家時，從學校上課回來，就用竹針打毛線，他兒子的毛線襪子，毛線衣服，都是他織的。那天，監獄看守馬班長的毛衣袖子脫線，掉了一大截，他就問有沒有人會織毛線？能夠幫他的袖子織補一下？修廣翰因爲那次代姜勳受過時，馬班長開恩沒有繼續毒打他，心存感念，連

忙跑到小洞口自告奮勇的說道：「馬班長，我會打毛線。」

「你真會織？」

「我會織。」

「會織很好。我在門外看着，若有查班的來了，我就以咳嗽爲號，我一咳嗽，你就趕緊將毛衣坐在屁股下，可不能讓查班的看見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

於是，這位馬班長就從小洞裏推進一團毛線，一件紅毛衣和四根針。毛衣的袖口鬆緊處全脫線磨損了。修廣翰耐心地拆開，又用竹針將針腳一針針挑起來，才開始編織。手中有工作做，倒把飢餓忘了。接連打了兩天，把兩隻袖子都打好了，然後將它交給馬班長。他穿上身，連說：「真好，你的手藝真不錯。」

看守是不可以和犯人私相交往的。裏面查勤的人很多，查得很嚴。所以他讚了兩聲，也就不再多說。這天晚上，輪到馬班長值班看守時，他在小洞口輕輕喊道：「修廣翰。」

修廣翰一聽到馬班長喊他，不知有什麼事，趕快起來走到小洞口問有什麼事？馬班長一聲不作，從小洞口丟給他兩件東西。「趕快去換。」馬班長輕聲說。

### 打毛線救了一條命

修廣翰拿着那東西，猜不透是什麼？只知道是軟軟的。就把它放在頭下邊枕着睡了。第二天起來一看，那東西一個是布枕頭，有一尺長，小的，這下睡覺就不必枕在板子上了。真是舒服

不少。另一件東西卻不認識。那是兩個羊皮筒，像兩個沒有頂的禮帽。這是做什麼用的，百思不得一解。同房有一個軍火犯見到了，說道：「這你從那裏得來的？這是一件寶貝。名字叫鑲托，又叫腳鑲磨。你腳上套上這個，鑲鐵就不會直接傷腿腳。同時也可以避寒。快快套到腳上去。」修廣翰依着他的話，將腳鑲磨套到腳上，果然，腳暖和多多了，鐵環也不磨腳踝和腳背了，舒服了許多。真是一件大恩物。而這件寶貝恩物，也救了他一命。因爲，在第二年上半年，凡和修廣翰一樣戴重鍊的人，都中鍊毒死了。那腿和腳，在嚴寒的冬天，全凍裂了口，鐵鍊又不停的磨擦，裂口不能收口，鍊毒深入血脈，先是腿變成黑色，黑色逐漸蔓延，等到大腿變成黑色，就嗚呼哀哉。修廣翰是唯一倖存的人。也算是好心有好報罷！

監中的同伴，看到修廣翰的鑲托，個個效尤，將自己身上穿的背心，彷彿一副鑲托套到腳上，以求保命。

世事的因果關係，真是不可思議：沒有姜勳鬧這泡尿，修廣翰對馬班長也不會有好感，當然不會去自動應徵爲他打毛線，沒有打毛線的事，馬班長也不會送他這副鑲托，而沒有這副鑲托，修廣翰根本就不可能有以後的歲月了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訂閱中外雜誌贈送親友是最高級的禮品，他（她）會每月想起你的友情。全年新台幣伍佰元，國外全年美金拾陸元